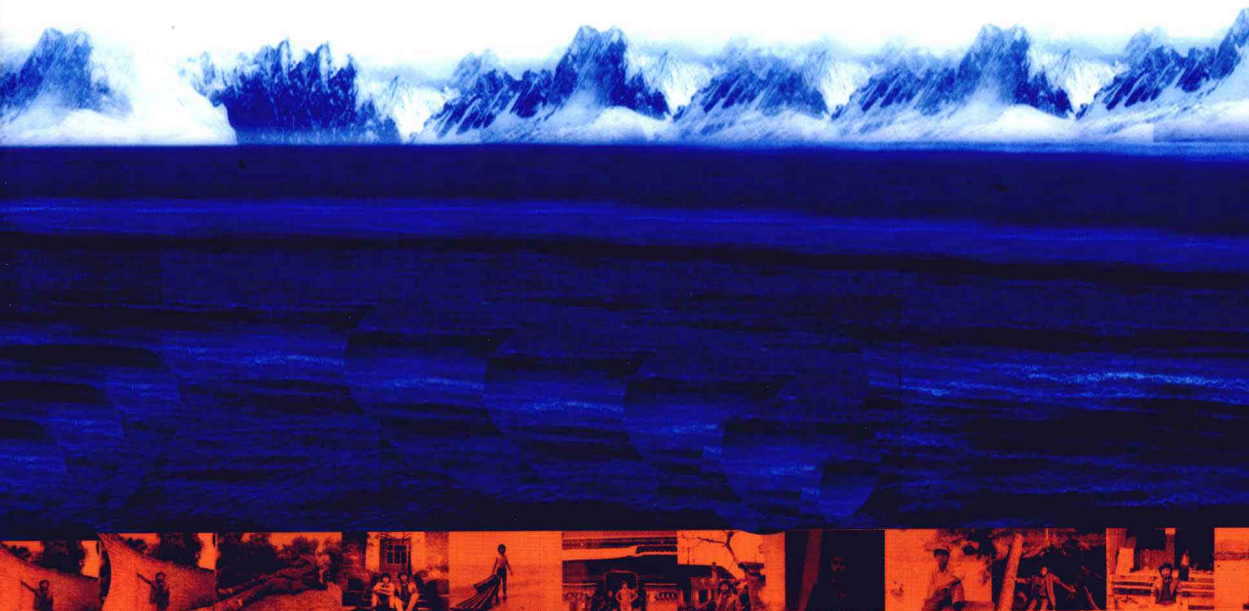


海子传

HAIZI ZHUAN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余徐刚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E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余徐刚/著

海子传

HAIZI ZHUAN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子传/余徐刚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212-04134-2

I. ①海… II. ①余… III. ①海子(1964~1989)—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6530号

海子传

余徐刚 著

出版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李莉 王琦

装帧设计:宋文岚

责任校对:方贵京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制:安徽省快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4.5

字数:240千

版次: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4134-2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言

1989年3月26日下午。

华北平原的春天还没有真正开始，万物在阳光的照耀中开始悄然萌动。

山海关至龙家营的一段慢行铁轨旁。无人，只有即将驶来的火车在空气中弥漫着等待和远行的意味。

一切都那么静寂。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偶尔的一阵汽笛声呼啸而过，却在空旷的原野上空回荡许久，这使得原本沉寂的大地更加孤独。

白天的孤独是一只令人生畏的狮子，面对大地静默无声，内心却在热烈地咆哮。

旷野。汽笛。狮子。一切又与孤独无关。

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年轻人背着一个小挎包沿着这段铁路徘徊了许久，他的身影被单薄的阳光照着，被凉凉的风吹着；他的目光透过眼镜眺向远处，或者比远处更远的地方。

他怀抱《圣经》朗诵诗篇：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責備我，

不要在烈怒中懲罰我。

因為你的箭射入我身，

你的手壓住我。

因你的惱怒，我的肉无一完全；

因我的罪過，我的骨头也不安寧。

我的罪孽高過我的頭，

如同重担叫我擔當不起。



因我的愚昧，
我的伤发臭流脓。
我疼痛，大大拳曲，
终日哀痛。
我满腰是火，
我的肉无一安全。
我被压伤，身体疲倦，
因心里不安，我就唉哼。
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
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
我心跳动，我力衰微，
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
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
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
.....
我几乎跌倒，
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
.....
以恶报善地与我作对，
因我是追求良善。
.....

这是一个下午。或许，这是一个最真实的下午。

朗诵与对话、徘徊与放逐、沉溺与高蹈，时光静了下来却仍在流动。他也许觉得有些饿了，既然不能吞下太阳，那只有将桔子塞进嘴里。两瓣橘子恰如灵与肉、现实与精神被撕开，又在他的胃里慢慢溶化，渐渐变成一种干净的声音。这个贫穷的人、诗歌的王终于昂起了头，他要把自己献祭给太阳。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夕阳从天边渐渐隐退。当红日最终跌进谷地，也就在那短短的一刹那，也许只有几秒钟，他的神情突然变得急促起来。

他迅速地拿起一支短铅笔头想书写些文字，翻遍了书包，竟然没有找到一张纸片。按理说，他可以把字写在随身携带的书本上，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是个惜书如命的人。他张望四周，终于在一面墙壁上看到一张海报，他轻轻地撕下一角纸片，放在膝盖上抚平。



思考。回忆。一滴泪落在纸片上。“我叫查海生，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的教师，我的自杀和任何人没有关系，我以前的遗书全部算数，我的诗稿仍请交给《十月》的骆一禾。”写完这一行话，他向着遥远的南方，泪水在守望中迷糊了家乡的麦田。

但是，“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做完这些，他把随身携带的四本书——《圣经》、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摆到一边，还有剩下的两个孤独的橘子。

橘子。太阳。生命。

身子卧于铁轨，腰部紧挨轨道。

等待。

等待。

等待……

一列货车呼啸而来，大地微微抖动起来……

他的身子被冰冷的铁轨分为两半。这是物理意义上的简单一瞬间，这个年轻人完成了生与死的精彩一幕。

这个年轻人叫查海生，1964年生于文都安徽安庆，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就职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至此日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二十五岁。

这个年轻人是一位诗人，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1984年创作成名作《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第一次使用“海子”作为笔名。从1982年1989年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创作了近两百万字的作品，主要作品有：二百五十余首优秀抒情短诗，“太阳七部书”，即诗剧《太阳》、诗剧《断头篇》、诗剧《但是水，水》、长诗《土地篇》、第一合唱剧《弥赛亚》、仪式和祭祀剧《弑》、诗体小说《你是父亲的好女儿》，生前却只发表五十余首。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诗潮的代表人物，他的诗不但影响了一代人的写作，也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诗歌观念。每每提及他，我们马上能吟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而1989年3月26日，就这样，因一位诗人的卧轨，被刻在时光川流不息的永恒坐标之上。

有人建议将这一日定为中国的诗人节。

若干年后，我们在恍惚与困惑中格外懂得了珍惜：失去海子，缪斯失去一位天才；失去海子，乡村麦田一个游子不再归来；失去海子，诗歌王国天才的王就此缺席。



可死亡或许是复活的前奏，一个又一个春天……

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

春天，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
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
扯乱你的黑头发，骑上你飞奔而去，尘土飞扬
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

……

（海子《春天，十个海子》）

海子，一个在生活中为“流浪、爱情、生存”受难的海子，一个在精神中拥有“诗歌、王位和太阳”而幸福的海子，一个行走在安徽安庆、北京昌平、西藏乃至更远的地方的海子，一个行走在生活边缘与诗歌中心中间地带的海子，逐日而去了。

可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春天里，海子死了，海子以他不朽的诗篇长存于人们的记忆。

春天里，海子又总会复活。受难的十字架上有神的预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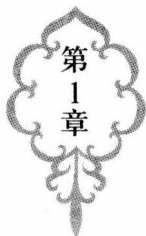
海子说，我来告诉世人。



CONTENTS

目 录

序 言 / 001



第1章

安庆的“麦子” / 001

- 一 我的母亲是血泪 / 004
- 二 贫穷: 梦想的滋养 / 009
- 三 风, 我的怀抱 / 016
- 四 我是查湾静静的船 / 022
- 五 花楸树, 请为少年祝福 / 028
- 六 家里的一盏煤油灯 / 033
- 七 今夜的月光多美好 / 039



第2章

北大的“马” / 045

- 一 初来乍到 / 046
- 二 法律系的冬子 / 051
- 三 我的村庄, 我的归来 / 057
- 四 八十年代的春天 / 064
- 五 孪生的兄弟 / 070
- 六 北大三驾车 / 076
- 七 再见, 北大 / 084



第3章

开在昌平的“向日葵” / 089

- 一 城里的月光 / 090
- 二 再回麦地 / 096
- 三 亚洲铜和向日葵 / 102
- 四 法大的星星 / 108
- 五 最初的爱 / 118
- 六 但是水,水 / 127
- 七 1986年的太阳 / 134



第4章

流浪的“王” / 139

- 一 灵魂飞跃圣土 / 140
- 二 光芒熄灭 / 147
- 三 石头开花 / 154
- 四 以梦为马,或者王 / 160
- 五 逐日 / 166
- 六 爱情,或者流浪 / 171
- 七 四姐妹 / 179



第5章

燃烧的太阳 / 187

- 一 我是太阳孝顺的儿子 / 188
- 二 太阳·弑 / 194
- 三 海子的诗歌世界 / 201
- 四 奔突的火 / 206
- 五 黎明前的幻觉 / 212
- 六 最后的燃烧或春暖花开 / 219

第1章

安庆的“麦子”

五岁的黎明
五岁的马
你面朝江水
坐下

四处漂泊
向不谙世事的少女
向安庆城中心神不定的姨妹
打听你,谈论你

可能是妹妹
也可能是姐姐
可能是姻缘
也可能是友情

——引自《给安庆》



五岁的黎明
五岁的马
你面朝江水
坐下

四处漂泊
向不谙世事的少女
向安庆城中心神不定的妹妹
打听你，谈论你

可能是妹妹
也可能是姐姐
可能是姻缘
也可能是友情

——引自《给安庆》

安庆山翠水辉，人杰地灵。清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分省”设立安徽省，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布政使司由江宁移治安庆府，至抗战前，安庆一直是安徽省省会。

安庆为江淮文化圈的发祥地，文风昌盛，以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雄霸文坛两百余年。京剧号称中国的国粹，为中华第一大剧，正是由安庆的程长庚、郝天秀等一批优秀的民间艺人发扬光大的。安庆是美学、文学大师的摇篮，方东美、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苏雪林、朱湘等人或出生于此，或与此地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

安庆又是近代工业文明和现代文化思想的发源地之一。由清廷重臣李鸿章支援创办的安庆军械所，网罗了华蘅芳、容闳、徐寿等当时一大批留洋科技精英。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台木壳蒸汽轮船、第一台电话机均诞生于此。

西学东渐。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也较早地传入江城安庆。安庆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前沿阵地。义旗迭举，先驱辈出。冒死裹炸药包刺杀清廷达官要人的安庆人吴越，革命志士徐锡麟、熊成基……

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者、安庆怀宁人陈独秀，以一腔热血立足于北大，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根基，由此引来社会变革的



潮流锐不可当。

20世纪80年代,一颗名叫海子的彗星降临陈独秀的故乡,他将东方诗坛点亮;他复活了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他的出现使中国文学史第一次有了纯粹意义的现代诗歌;他以年轻的生命谱写出生命与诗歌的祭歌;他将中国乡土文化、东方传统悠久的文化和西方深奥的哲思有机地结合,创造性地酿造出属于时代的诗歌美酒。他的诗歌大部分反映了他对故乡的眷恋、感恩和追寻,其中“麦子”成了他的乡土情怀借以抒发的最多的意象。海子的故乡安庆位于南方,他不用水稻而刻意使用麦子作为中心意象,大约这同他向往、崇拜古老和神圣的事物有关,而且“麦地”在他的诗里,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精神性的,直接来源于土地情感。他的麦地里,有月亮下连夜种麦的父亲,有他的村庄、姐姐和新娘,有农耕时代最令人动情的庄稼。在诗歌的还乡之途上,他把故土情怀隐入深层,所采用的“麦子”意象带有很大的虚拟性,从而使“麦地”成为故乡以及比故乡更为深远辽阔的大地。他对故土的热爱和皈依,流露出一股天真任性之气,这使诗人心中的农业田园虽然能给人温暖和慰藉,但同时带来孤独和决绝,而这也为他赢得了“麦地诗人”之称。

当千千万万的人自发跑到海子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祭奠海子时,当他们饱含深情的泪水站在海子墓前集体朗诵关于“麦子”的诗篇时,“麦子”使他们找到了阔别已久的精神家园。于是,安庆查湾的“麦地”成了诗歌的朝圣地。



海子家门前

安庆孕育了壮烈、神奇与不朽,也孕育了“麦地诗人”海子。

安庆,那一株“麦子”是怎样成长的?



一 我的母亲是血泪

门关闭
诗歌的乞讨人
一只布口袋
装满女儿的三顿剩饭
坐在树底下
洗着几代人的脏袜子
我就是那女儿
农民的女儿
中国农民的女儿
波兰农民的女儿
洗着几代人的袜子
等着冰融雪化
在所有的人中
只有我粗笨
善良的只有我
熟悉这些身边的木头
瓦片和一代代
诚实的婚姻

——引自《门关闭》

1964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家湾查振全查裁缝家传出了一阵清脆嘹亮的婴儿啼哭声。当接生婆拍打着男婴的屁股，向门外等着看热闹的人群道喜时，村上的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们终于舒了一口气。临盆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的猜测随着分娩的结束有了确切的答案。显然，这些老少爷们关注的是孩子的性别。在中国的乡村，男孩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命脉，重男轻女的习俗由来已久。

这个被村里老少爷们关注的男婴便是后来名噪一时的诗人海子。



男婴诞生的哭啼声迅速传递至查家湾的每一个角落，这给初春时节仍在寒意中的查家湾村增添了一缕新生的阳光。

倍觉温暖的还是查裁缝。而立之年的他，在养育子女方面已受过两次重大的挫折，他内心的隐痛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为了家庭，为了繁衍的生生不息，查振全和妻子操采菊强咽着几年来的苦水。这苦水里渗透了艰辛与无奈，甚至是绝望。

1949年前，操采菊的父亲——操礼章先生是怀宁县出了名的乡绅。操礼章经营粮米生意，由于经营有方，品质上乘，信誉度高，加上他乐善好施，操礼章的铺子分别在省城安庆市和怀宁县立下了根基。

操采菊在家排行老小，她上面有一个哥哥。操礼章重视土风，他的儿子操乐瑞和女儿操采菊适龄时均进入私塾就读。操采菊在私塾读了两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操采菊又在改制的公办小学读了五年书。土地改革时，她的父亲操礼章被作为地主兼资本家打倒，操采菊和哥哥的学业就此停止。天生的聪颖加上勤奋努力，出色的成绩为她将来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做好了步步铺垫。

无情的生活可以摧毁一个人对物质的追求，但不能扼杀人们对未来美好人生的梦想。一心想做教师的操采菊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县上初等教育师资力量严重缺乏，教育部门准备招考一批人员充实，但初等师范学校规定所有被招人员必须具备高小毕业的文凭。操采菊因辍学，没有拿到高小文凭，加上她的家庭成分不好，她的教师梦想遂破灭了。

幻梦就像肥皂泡一样，美丽的光环可能会随时消失。

自从父亲被打倒后，操家厄运不断，家里被抄、妻离子散，连最基本的生计也难维持，原本幸福完整的家摇摇欲坠。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十七岁的操采菊也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可是谁又敢娶地主的女儿呢？村里的小伙子都望而生畏。但美丽聪颖的操采菊终引起了邻村一位小伙子的注意。这个小伙子名叫查振全，有着裁缝的手艺。查振全念过两年私塾，眼光较长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那个落后的村子，也只有他有冲破世俗敢娶操采菊的想法和胆量。查振全的远见卓识却没有得到操礼章的赞赏，他甚至极力反对这门婚事。



海子农历生日身份证



无奈之下，查振全的母亲只好亲自去操礼章的家，向操礼章撒了个谎说：“我儿子加入了‘工会’组织，是个名副其实的‘正式工’。”

作为一个商人，操礼章明白“正式工”和一个贫雇农家庭出身的人在这一特殊社会境况中的地位，那至少能使他的女儿衣食无忧。于是，操礼章勉强答应了这门婚事。十七岁的操采菊嫁给了比她大三岁的查振全。

婚后小两口暂时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中。不久，那些好事之徒再一次将操采菊宁静的生活扰乱。

查湾村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为了生存，查振全只好带着操采菊背井离乡，来到地处皖南山区的安徽省祁门县。祁门县属于徽州地区，这里民风淳朴，地理气候得天独厚，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不少达官贵人、行侠仗客、文人雅士在兵败之后或仕途遭挫折后将此作为他们的归隐之地。这是查振全一家结束漂泊暂时安顿生活的首选之地。

在祁门，查振全凭着缝纫手艺进入一家裁缝厂做了工人，操采菊则进了茶厂做了一名拣茶工。不久后，两个人都加入了工会组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的一分子。

操采菊有文化，来自黄梅戏的故乡，而且嗓子也不错，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茶厂业余文艺演出中的骨干分子。

在茶厂，操采菊是出了名的“百灵鸟”，文艺汇演中常摘桂冠，县里的大汇演也力登榜首。她一次次获得了个人的荣誉，心灵的忧伤也就暂时搁浅在这一湾浅浅的青草岸边。

1957年，查振全和操采菊拥有了第一个女儿。那时，并无育儿经验的他们成天要为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劳苦奔波，女儿不能被悉心照料。久而久之，幼小的孩子身上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当地的医生也不能说出个所以然。尽管这个孩子被打了许多针，吃了不少药，但她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不见任何好转。两岁的时候，可怜的孩子终于被上帝召回。

第一个女儿像一颗流星，命运只把她暂时托付给了查裁缝夫妇。痛苦的是年轻的查裁缝夫妇，两年的柔情呵护让他们对这个孩子的感情难以割舍。邻居老人将这具可怜的病尸简单地包裹了一番，用筐子送到村外的一座土山坡，草草掩埋。在当地农村，人们把这种太早夭折的孩子称为“花生鬼”，他（她）偶然来到人间，给人间带来苦难与不幸，他（她）的出现只是昙花一现，最终归于土地。也许，这个孩子的灵魂不属于查裁缝夫妇。现实生活的窘迫时时打击着年轻的他们。



“大跃进”和“浮夸风”之后，中国的经济和生产几乎陷入了瘫痪的边缘。天灾人祸往往是相伴而行，操采菊的父母亲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相继饿死。在饿死之前，操礼章曾经上街抢饭吃，可怜一个具有绅士风度的人竟沦落到如此地步。

胃的问题缠绕了中国农民几千年。农民生于土地、成长于土地、依靠土地、死于土地。这是一个轮回的过程，土地是他们生生不息的根。死于土地，是上苍赐予农民的理想归宿，因劳作而饿死于土地却是上苍对人类最大的挖苦。

父母死后，这个世界上与操采菊存有真正意义上血缘关系的只有她的哥哥——操乐瑞。此时的操乐瑞却疲于奔命，也是为了“胃”。

有一阶段，操乐瑞去了江西给人家抄写标语、撰写演讲稿混口饭吃。大多数时间，他只能挖野菜、草茎充饥度日。像他这样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儿子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即使满腹经纶又能被哪家黄花闺女看中？人的第一需求——最简单的物质生存都满足不了，其他的想法还会有多大的空间容存意义？

在祁门待了几年后，查裁缝一家渐渐与这里相融了。刘少奇搞“三字一包”后，查振全的母亲强烈要求他们从祁门“撤军”，原因是分田政策规定按户头上的人口数分田亩数，儿子和儿媳的归来意味着他们一家可以多分两个人的田。土地分到户在几代贫雇农——查家人的眼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农民根存于土地，拥有自己的土地是他们世代的梦想。

查振全的母亲要他们回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当中队长的二儿子想把家里两间房子卖掉，老母亲为自己日后的安身立命之处发愁，不得已强迫大儿子放弃祁门的工作，让他回来支撑艰难的家。

长兄如父。查振全只得委曲求全，他先回家，留着妻子一人在祁门孤军奋战。一个弱女子哪能背弃仅存的人间亲情而独自漂泊在外呢？再苦再累，她也想要回到丈夫的身边。

操采菊思念夫君、思念家乡的情绪与日俱增。她把自己回家的想法向厂里作了汇报，厂方硬是没有答应。不久后，操采菊的哥哥操乐瑞奉妹夫之命来到祁门的茶厂。他们兄妹商计着半夜趁夜色逃出茶厂，结果是他们的运气糟到了极点——被人盯梢发现。

操采菊被抓到山上劳动，操乐瑞被送到劳改队进行劳动教养。操采菊放下山后，她的哥哥已经被劳改队的人打成重伤——脾脏被踢坏，不久后也被释放。查家一穷二白，哪有钱为大舅子治病？操乐瑞在病痛中熬完了人生的



最后一段历程。

天若有情天亦有眼，没有谁更能比操采菊体味到“家破人亡”的含义了。至此，操家只剩下操采菊一个人苟且存活于人间，但这种“生”确实不如死。操采菊精神接近崩溃的边缘。

她以头抢地，她捶打自己的心脏质问上帝，她跑到河边默默无语，泪水和河水一起奔向远方，她跪求上苍“让我死去”……

那些日子里，精神恍惚的操采菊站在水稻田里，任凭蚂蟥吸食自己体内的鲜血，泪水忍不住随着痛苦的碎片喷涌而出，脆弱的灵魂和现实世界时常发生着垂直抗衡。

在操采菊看来，她的哥哥操乐瑞是为她这个亲生妹妹而死，他死得冤屈。她回家的愿望是以哥哥的死为代价换回的。

……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封建落后的观念延续了几千年，它是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中的一种，这种观念在普通百姓的心里根深蒂固。查振全夫妇渴望在不久的将来，有一个孩子诞生在他们家，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香火”。这样也可以慰藉病重中的老人。孩子就是福气的象征，孩子降临的喜气可以冲刷走老人身上的病魔。也许，“冲喜”的意识在孝敬的查裁缝头脑中占据了生育观念的首位！

他们烧香拜佛，乞求上苍的恩赐。

1963年，他们如愿以偿地有了第二个女儿。

而命运总是喜欢和他们开天大的玩笑。这个更加短暂的生命只是在他们的眼前轻轻地晃动了一下，夫妇俩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襁褓中她娇小的面容，一天后它便迅速“撤离”人世而去了。

这个“花生鬼”似乎更会恶作剧。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操采菊十个月小心翼翼地怀胎、呕吐、分娩的痛苦都足以让她珍惜这份深厚的人间感情。人类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确实战胜了某些东西，另一些具有玄奥色彩的东西却无法战胜，譬如人的生死。现在，失去孩子的母亲只有强压着内心的剧痛在床上小声痛哭。

她不能号啕大哭。

查裁缝不忍看见妻子和老人悲痛的面容。但是，他是家中唯一的顶梁柱，必须为全家人的生计大事着想。他不能倒下，必须强忍着一切生活的不幸和挫折奋斗下去！

